

2006年 中国散文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
散文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2006年 中国散文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2006年选系列丛书

- 
- 2006年中国诗歌精选
 - 2006年中国散文精选
 - 2006年中国短篇小说精选
 - 2006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
 - 2006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 - 2006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
 - 2006年中国随笔精选
 - 2006年中国散文诗精选
 - 2006年外国文学作品精选
 - 2006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
 - 2006年中国奇幻文学精选
 - 2006年中国武侠文学精选
 - 2006年中国悬疑文学精选
 - 2006年中国言情文学精选
 - 2006年中国故事精选
 - 2006年中国儿童文学精选
 - 2006年中国杂文精选
 - 2006年中国歌词精选
 - 2006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
 - 2006年中国争鸣小说精选
 - 2006年中国青年文学作品精选
 - 2006年全国小学生精彩作文年选
 - 2006年全国初中生精彩作文年选
 - 2006年全国高中生精彩作文年选
 - 2006年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
 - 2006年寓言精选

ISBN 7-5354-3411-8



9 787535 434111 >

定价：28.00元



2006年
中国散文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6 年中国散文精选/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7.1

ISBN 7-5354-3411-8

I. 2...

II. 中...

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7134 号

责任编辑:长江 陈俊帆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700 毫米×1010 毫米 1/16 印张:25.375 插页:3

版次: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406 千字 印数:1—11000 册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编选说明

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（分上、下两卷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、诗歌选、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雷达同志总负责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；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；
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；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；
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；
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、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；
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。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目 录

曾经沧海

老房子的前世今生	舒 婷 (1)
扑进画框	韩少功 (16)
晋商天下 (节选)	刘汉俊 (21)
漫漫徽商路 (节选)	赵 焰 (31)
非青非红——往事杂忆	葛兆光 (42)
早春的芍药	贾宏图 (49)
在风中长大 (节选)	朱以撒 (54)
大海有多高	宁 明 (62)
体育馆	宋晓杰 (67)

静 夜 思

生耶，卖艺	吴冠中 (71)
人生的韵律 (节选)	袁志发 (74)
优雅文人三态	王乾荣 (80)
哭泣的鲨鱼	朱铁志 (86)
搜神记	大 卫 (89)
岁月河流上的码头	彭 程 (91)
水平面 (节选)	熊育群 (95)
夜肤之香	张大威 (99)

心灵有约

- 天意 林斤澜 (107)
熬至滴水成珠 (节选) 池 莉 (109)
无事忙杂记 邓友梅 (117)
山间石子 林鸣岗 (法国) (119)
格桑花儿 阿拉旦·泽尔 (裕固族) (122)
今生的河流 第广龙 (128)

人物经纬

- 钱谷融先生对我说：王元化…… 鲁枢元 (131)
魔镜——记曾如泉 陈善瑛 (135)
圣杯盈盈——林斤澜之我“记” (节选) 程绍国 (144)
面对父亲 刘荒田(美国) (156)
父亲 张胜友 (162)
借你的奶奶当母亲 刘醒龙 (165)
外婆的脸是一只摇篮 李 汀 (169)
父爱深深深几许 王兆胜 (174)
赤橙黄绿青蓝紫 朱 鸿 (178)

世说新语

- 大师从这里走来——王国维故居 阎 纲 (185)
金上京镜像 张抗抗 (192)
普希金咏蝗虫诗 邵燕祥 (196)
由着性子来 伍立杨 (198)
浩然正气 李元洛 (203)
历史不忍细看 黄文山 (209)
唐朝，那朵自由之花 李木生 (214)
千古雄关与历史伟人 徐志平 (222)

地北天南

- 双乳峰·浪哨·梳花 王剑冰 (228)
什刹海滋味 韩小蕙 (234)
姑苏三题 南方 (244)
云南行记 赵荔红 (249)
古旧物市场与玩家 柳萌 (255)
吹过饶北河上的风 傅菲 (259)
我的精神地理——关于吴起的印象 阎安 (265)
绿林之光 任蒙 (269)

域外丛话

- 越南人的性格 蒋子龙 (274)
到了俄罗斯再告诉你 (节选) 崔济哲 (281)
枫叶盛典 柳明 (288)
到大自然中去 林湄 (荷兰) (294)

读写札记

- 死后别境又重生 黄宗江 (297)
未晚随笔 (节选) 王鼎均 (美国) (300)
漫议文人的尴尬 周泽雄 (311)
在这本书里看见父亲 黄集伟 (318)
克迪的音乐妙境 刘元举 (324)
古道·西风·瘦马——杰克梅第雕塑随想 (节选) 孟昌明 (美国) (328)
女诗人的祈祷 小山 (335)
同一个海伦 洪烛 (343)

年度大事

- 信仰是这样形成的 王巨才 (350)
海参崴的俄国朋友——纪念俄国年 蓝英年 (354)

看世界杯足球赛（节选）	贾平凹（359）
台风记	南 帆（373）
战士风骨 书卷气浓——忆白羽同志	丁 宁（378）
我所了解的张中行（节选）	田永清（390）

老房子的前世今生

舒婷

每座幽深阴凉的老房子，既可以是一个家族盘根错节的宏大叙事，也可以缩写为攀缘在雕花窗台上，那几茎破碎的缠枝蔷薇……

失语的石头

鼓浪屿最负盛名的是各种风格的建筑。号称“万国建筑博览会”，未免有些自夸，至少十几国领事馆，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。

鸦片战争后，厦门辟为通商口岸，西方列强纷纷拥进鼓浪屿，除了领事馆，还有商行、公馆、别墅、教堂和学校，甚至有一个小小足球场。洋人记载：岛民穿人字拖鞋踢球，往往拖鞋先破门，球却飞了。因此得出中国足球不可惧的结论。姑且不论中国人是不是踢足球的料，起码这里的足球意识开发得比较早。岛上的中学生足球队十分骁勇，转战全省无敌手。现在的足球场，大铁门日夜紧锁，不准孩子们入内奔跑和操练。透过铁栅，可以看到茵茵绿地，像橱窗里摆设的绣花缎面，被自动洒水机精心熨烫着。据说正规的球场本来需要如此保养着。

福建沿海历史上，多有飘洋过海谋生求发展的传统。出于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，二三十年代，不少华侨回来鼓浪屿投资兴业，筑巢而居。他们既想保留闽南古风，又吸纳侨居国的建筑风采和技术。直接从国外自带设计图纸，进口高级建筑材料和家具，经中国风水先生的严格测试，因地制宜，依山望海，竟建成了一千多栋私人楼房。

有纯欧陆式别墅。牵藤攀藓的廊柱和拱门，虽斑驳残缺，犹见考究的百

合浮雕和古希腊宏伟气势。风轻摇松动的百叶窗，似乎可以窥见当年的壁炉、枝形烛台、细瓷银刀叉，以及踮在留声机上如痴如醉的白缎舞鞋。

有庭院深深的大夫第和四落大厝。铜门环凹凸剥蚀，击一声绵长再击一声悠远，声声清亮如磬。红砖铺砌的天井里，桂香一树，兰花数盆，月季两三朵。檐前滴水青石，长年累月，几被岁月滴穿。中堂的长轴山水，檀香案上的青瓷描金古瓶，甚至洒扫庭院的布衣老人的肩头，似蒙着薄薄一层百年浮尘。

更有“穿西装戴斗笠”中西合璧的别墅。建筑主体是西洋式的，有地下隔潮层，卫生设施十分先进完备，但屋顶却是飞檐翘角，门楣装饰挂落、斗拱、垂柱花篮等，花园里既建喷水池，又造假山、八角亭等等。甚至有集“清真寺、希腊神庙、罗马教堂和中国古典”为一体的建筑，如“八卦楼”，即现在的厦门博物馆。

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别墅的名字：杨家园、番婆楼、春草堂、观海别墅、西欧小筑、亦足山庄等等，听起来已出彩得很。名如其楼呀！在或富丽奢华或沧桑古朴的外貌下，掩藏着一部部真实的南洋华侨家族史，不知有多少“大宅门”锁锈路埋，讳莫如深，鲜有人知。

它们成为许多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场景。扛摄影机的人进进出出，名演员不戴墨镜随便徒步上街，讨价还价买烤鱼片和桂圆肉，见惯不惊的小店老板一样放血，决不手软。

有一本书我百看不厌，胜过任何畅销小说，它是《鼓浪屿建筑丛谈》，作者是龚洁。我曾经很热切地要去认本家，因为在厦门，只要姓龚，大致都会有些瓜葛。不料龚洁虽在厦门工作多年，却是江西移民，连闽南话也不会的。显然我是高攀不上了。

我的朋友，博物馆馆长何丙仲送我两本精美画册：《鼓浪屿建筑概览》和《鼓浪屿建筑艺术》。何先生出身名门，热衷本地风俗人情，遂时常出入深宅大院，收集大量资料。他告诉我，春雨潇潇的一个黄昏里，他应约拜访巨富黄奕柱的女儿黄萱。89岁的黄老太太正襟危坐于幽暗大客厅，奋指叩击一架德国老钢琴。琴声道劲激越，倾吐满腹沧海桑田，庭前茶树愈加落寞，竟泣红一地。

每座幽深阴凉的老房子，既可以是一个家族盘根错节的宏大叙事，也可以缩写为攀缘在雕花窗台上，那几茎破碎的缠枝蔷薇。

这个画面扯动了拴在家乡老藤上我的这颗跃跃欲试的蠢瓜，同时又惊退了笔力贫弱的我。虽然有几家出版社约我写老房子旧别墅的书，几本杂志约我问题专栏，但我不敢答应。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即使通过家族渊源去愚

求，去友情出演，去纠缠磨蹭，也许老人们愿意接纳我引领我？但是深入一座巨宅的内部，就像翻搅一个人的五脏六腑，那种伤筋动骨的痛，他们何以承受？想到我若是投身进去，必将日日煎熬其中，感同身受不能自拔，就不寒而栗。

遂悲伤失语。

只在梦想中抚摩这些尘封的故事。

“水饺娣婆伊家”

鼓浪屿的历史风貌建筑众多，几乎每天都在眼皮底下。最重要的几十栋都被编号挂牌，由导游领着，云里雾里信口开河地介绍着。有关它们的研究和描述，包括新老照片的出版物和展览，已有不少。

我的祖父，我的父亲和我，搬迁过好几座房子。它们不是什么建筑经典范本，不是名人故居，没有惊心动魄的事迹，但却是我所关心、怀念、熟悉和栖身的家。在它们的屋盖下所发生的庸常曲折，不全是我的亲历亲为，经过长辈的言传身教，习旧如新，终于化成我生命中的情结和瘢痕。

我的祖宅在泉州西街旧馆驿，著名的东西塔对面，不久前被清华大学定为一级保护的老建筑。据称当年官驿从这里过，通往衢州府，是诸举子赴京赶考必由之路。父亲说我家又称“旗杆院”，因为家族里几代人都有功名，门口竖了旗杆。前面属于同族名下的几大进，因经济状况优越，修缮有方，更宽敞轩昂。其实归在我祖父这一房头名下的，只有最后边的一小落，一天井一花厅和几个小房间，面积都很局促，破损苍凉，不复当年大户人家门庭。

家族的荣光不能均匀分配和继承，祖父读毕上海法律学堂，说水土不服其实可能是染上肺结核，遂回来受聘于堂姐（即本岛“淑庄花园”原主人的正房太太）做账柜先生。不是掌柜，大概等于现在的会计吧？就此携家在鼓浪屿定居。堂姑婆很年轻就病逝，因是明媒正娶，葬在“淑庄花园”高丘上，俯瞰这一私家园林终于变成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。从那以后祖父教私塾养家而已，学生中据说有叶飞和方毅。（真不可思议呀，祖父一向文弱，居然教出军事家和政治家。）本岛著名书法家九十多岁的高怀老先生，曾客气自称是祖父的学生。

我认识的祖父已闲居多年，挂名省文史馆员。留山羊胡子，弯腰曲背，指甲长如鸟喙。话很少痰很多，1957年死于肺病。

一生清贫的祖父没有买过房子，在鼓浪屿一直是借房和租房过日。

我所知道最先借居的是水饺娣婆的侧楼。水饺娣婆是堂姑婆的手帕之交，原是南洋富商，早年守寡，有两女儿及众多丫头妈子，不喜男人走动，连堂表兄弟也不给好脸色看。她能无偿借一座小楼容祖父居住多年，盖因祖父出身书香门第，一家又“古意”的缘故。

哥哥在这里出生，可见父亲的新房一定也设在这里。哥哥是我家长房长孙，由于水饺娣婆家中向无男丁，幼年的他，道成为众姑姨婶妯、姐姐怀里手心里的香饽饽，比贾宝玉还风光。轮流抱他的女眷们竭力讨好他，尽塞吃的，尤其一些敬佛的供品。哥哥总是闹肚子，受洋教育的母亲悻悻然，敢怒不敢言。

祖母是续弦，连前祖母留下的两个女儿，父亲共有五兄弟三姊妹呢。如此人丁兴旺，必然嘈杂喧闹，太扰水饺娣婆吃斋念佛的清静。还因为水饺娣婆的家境表面维持着，其实已将坐食山空。祖父不忍加其负担，我出生之前，已经另租中华路上一层楼，搬出去住了。

小的时候，每年春节，祖母都要早早叮嘱父亲带我和哥哥去“水饺娣婆伊家”拜年。记忆中开始的那几年，照例是要在那里留饭的。高大的座钟发声洪亮，渍黄的字画有霉迹，被仔细擦拭得乌光油亮的红木家具陈列着描金细瓷。孩子们跑上同样光可鉴人的赤楠楼梯，再从雕花扶栏上滑溜下来。因为是春节，餐桌设在堂皇正厅，我总跪在笨重的花梨木凳才够得着。厨房另有副楼，年菜由佣人们流水地上，大鱼大肉且口味比较重，饭后我总渴得发晕，因此难忘。水饺娣婆领我们到她阴凉拥挤的大卧室，从四柱巨床的踩板底下，摸出两个散发樟脑丸味的大红柑给我们。

仿佛听家人说过，水饺娣婆许多年来，一直靠变卖家产撑足门面，却能敷衍得滴水不漏，可见原先财产多么殷实。作为故人，父亲心中有数，遂不再扰饭。但是“水饺娣婆伊家”，仍然是我童年的美好去处。长长的胡同细沙铺就，几乎就是私家路，留一所攀着绿藤的小门楼为平常出人。两边是高墙，墙头探出龙眼、枇杷和芭蕉枝叶。墙里是水饺娣婆占地甚广的业产，红砖外墙的主楼三层高，层层均以宽大的拱形走廊环绕，百叶窗和双层楠木门。其他附属建筑印象不深，童年只觉得园林干燥而幽深，捉起迷藏简直连自己都找不着了。尤其一株枝条疯狂的老石榴，结稀稀三两硕大甜美的果。我公然垂涎，每次自然能够得逞。哥哥大我两三岁，不及我无耻，却也分得半个。晶莹多汁白里透红的颗粒儿，其神秘的排列方式让我迷恋至今。

2002年冬天，为了这篇文章，我又请我的姑姑带去这所老房子寻觅故人。我姑姑叫淑环，巧合的是水饺娣婆的两个女儿也是淑字排辈，从小亲如姐妹。三人都已年过七旬，交情有增无减。

胡同还是那样长长弯弯，因为没有其他住户共同使用，市政建设部门放任沙土流失，路面遂遍体鳞伤。园内原先绿浓花繁的林木，只留三两断桩。几盆白色塑料盆杜鹃，萎残一团。主楼外观更加沧桑衰败，犹固执顽强不让岁月。我家借住过的侧楼被族人拆了，重盖了一座刺目的瓷砖贴面的小楼。

长廊设小几和老藤椅，主人请我们喝功夫茶。

冬天的夕阳莞然墙头，像一枚多年不曾孵化的巨卵，被乱蓬蓬蒿草极尽抚爱着，仍是半点热量也无。

大厅的正门锁死，我不敢扰主人太多，只站在楼梯间的边门往里望了望。沉重的老家具几乎见不到，楼上卧室大概还有几件：水饺娉婆的大床之宽大幽暗，简直可以在床上演一台木偶戏；床头搁一把沉甸甸的沉香木如意，手温依稀，闽南话叫“不求人”。

我带了相机，但是没有勇气请求主人允许我拍照。慈祥而慷慨的梳髻老人，像一尊老家神，始终端坐在无所不至的阴影里。

一杯热茶酹地。水饺娉婆，我来看您了。

曾经的“闺房”

一个水泥坪大院，两个门楼平时关一个开一个，挂两个号码相连的门牌号：45-47。两排花甬中间，界碑似的搁一口闲置的井。水质碱味重，父亲用来浇花。酷暑时，垂下吊桶，冰镇西瓜、荔枝和凉茶。或以井水泼洒发烫的庭院和外墙，可以降温。

院内并排两座楼，一模一样的红砖外墙，层层以宽廊拱券环绕半周，木百叶护着玻璃门窗。两楼之内各有旋转木扶梯，自通各自楼层。两楼之间夹一道水泥楼梯，木栅门对望，类似现在的一门两户公寓。只不过水泥楼梯是露天的，光亮而且宽敞。连系各楼层背面公共廊台，还有一道之字形的水泥小楼梯，一直通下后泥坪，有点像欧洲老式住宅后面的防火梯。

后泥坪上有桑有葡萄有番石榴，各家拦出鸭棚鸡屋。还有一口深水井。曾经是饮水井，童年时候喝过，苦咸。接上自来水后，井台周围仍是两楼的生活中心，男孩子吊一桶水兜头冲凉，女人们浣衣濯米洗菜，当然，还有刷马桶。

两座三层楼像双胞胎，于是被称为“姐妹楼”。建筑风格上既体现了中国人的“血浓于水”的传统，又吸收了西方保护“隐私权”的观念。有不少大家族在海外发展后回国置产，设计上便是这样，即使兄弟家庭相对独立又彼此呼应。近几年重新翻建的另外两座相似的楼，也在中华路，不知是否命

名“兄弟楼”？

两座楼合起来有六层，住了六户人家。

左楼45号，一楼阿西姑跟女儿住，女婿是儒雅的老报人。外孙女林敏比我小几岁，身材高拔柔韧，眉目如漆，明眸皓齿，十分俊俏，有几分像印度美人。夏天的晚上，我和她并肩坐在房前的石阶上纳凉，说些开心事。三楼是房东秀英姑，三个女儿。我祖父从解放前就租了二层，四个方方正正的房间和一个大厅。一直到70年代末，月租金只要10块钱。

右楼47号，一楼住着鼓浪屿老字号“瑞香饼家”的老板一家，“文革”以后这家只剩了一个老儿子留守。肖先生插队溜号回来，没有口粮。每天两餐提着铝锅，去“鼓浪屿餐厅”打一毛钱的面线糊果腹。我曾奇怪问他，吃不腻吗，面线糊？他答：只有面线糊是不要粮票的。47号的二楼即祖母家对门，住着雪白美丽的阿宝姑，丈夫在海外数十年，80年代才回来养老。她的大女儿嫁给我最小的叔叔，是我的五婶，于是，整个二楼真正成了对门亲家。三楼住着原国民党上校张圣才，曾经是驻外情报官。据说广岛事件前一星期，他就发电报提醒华盛顿，可惜不被重视。大赦回来的张老先生，戴金丝眼镜，拄精制拐棍，腰腿笔直，不卑不亢，风度依然瘦癯英挺，看不出长时间的囚居生涯。儿子女儿成家后，他与孙辈三代同堂，是有教养的家庭。

祖母的家即便现在看来，住房面积不小，两百平米是有的。只是人丁发展太快，尤其我这一拨如雨后春笋的堂表兄弟姐妹，拥挤得简直要从窗口冒出去。祖母的大床最合理使用的时候，除略沾床沿的老人外，头尾相插睡了五个孩子。我三岁左右，父亲从漳州来探亲，到外婆家接我，就让我跟祖母挨着睡。本来，这是一个最优待的位置。可我整夜啼哭乃至口吐白沫，任父亲哄劝，决不苟且。小小孩不知厉害，直嚷着祖母的发髻臭。父亲只好抱了我，在沙发上坐等天亮。祖母从此不喜欢我。她的头发乌浸浸的十分厚实绵密，每天只用刨花水梳篦，不洗头。

我自幼被外婆娇惯，每回祖母家均感不适。最痛苦的是没有卫生设备，祖母大床边遮一小通道，放一只红漆马桶，是诸多孙儿们的公共厕所，而倒马桶的女工每天仅来一次。有客人的时候其窘困可想而知。过节时家里的菜极咸，我便不敢喝水。夹着一泡尿，脸上如何讨人喜欢？祖母毫不掩饰地重男轻女，与钟爱我的父亲时有小冲突。有次父亲指使我去夹煤球以讨好祖母，我居然张着手说：“我的手这么白，怎能弄黑了！”连保护我的叔叔们都生气了。

三年困难时期，母亲为不拖累外婆，自立门户，争取到中医院太平间外的一条1.5米宽4米长通道，勉强拦出L形宿舍，和妹妹挤在一张小弹簧床上。

我在厦门实验小学四年级上到第五周，被插班到鼓浪屿人民小学，来到祖母的家挤。

中华路上祖母的家，对哥哥意义非凡。他是祖母的心头肉，叔叔们百般呵护的宠儿，众弟妹崇拜的权威兄长。少年时代的哥哥早懂事，我是他的倾斜对象。祖母给他另做点心，他总有办法分到我嘴里。每个房间都有两个以上的门，祖母后脚刚出，哥哥就从另一门把我拉进去，留一只鸡腿给我。冬天的晚上，其他弟妹跟祖母挤，夏天纷纷自找风口打地铺。我和哥哥头脚脚睡在通道隔间的木床上。有一个独立的小空间，这也是哥哥的特权。我的小脚丫冰凉，从前都是夹在外婆的腿弯里呀。不知不觉就伸到哥哥的胳肢窝里。哥哥有件蜜蜂牌蓝色细毛衣，是家境好的时候妈妈手织的，已太小，又被我的脚趾头捅出两个大洞。哥哥一定很冷。我看去，他却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。

外婆看到我本来黄瘦，不过两个月，头发纠结，耳后有泥垢，与母亲发难，我终于又回到外婆的翼护下。

再住进中华路上这个大院子，是72年插队回来，外婆和母亲均已去世，父亲把我和妹妹拢回身边。在右楼底层，真正有了一间12平米的“闺房”。

说到这个硬腾出来的房间，便要想到房东秀英姑。

秀英姑身材略矮胖，声音洪亮。红脸膛，大眼睛，花白头发在脑后揪了一个薄薄的髻子。为人慷慨热情，虽然也是印尼归侨，总穿着传统的斜襟西洋布褂，从不刻意“番客婶”的身份。父亲刚摘帽回来依靠老母时，妻离子散，没有工作，夜夜不能寐，披衣枯坐在厨房里。半夜过后，秀英姑探头看到二楼有灯光，经常从后楼梯下来，端一碗热腾腾的“消夜”给父亲。雪里送炭呀，多年以来，父亲总要提起。

经父亲多次恳请，秀英姑说服楼下老房客肖先生，挪出来这一个独立门户的六角房给我们，每月租金2块钱，一次先交三个月。

我的“闺房”在楼下，通常叫做“阶头房”，一扇房门直接开在走廊石阶前。把通往其他房间的门堵死，就成了我的独立小天地。所有楼层都没有卫生间，父亲为满足我的洁癖，在阴暗的公共楼梯底下，用杉板钉了一个简易小浴室。冬天需另烧几热水瓶开水，提进去对着冷水淋浴。

房间有四个大窗，都护着木百叶，明亮宽敞。东窗采光最好，置一张父亲为我设计的书桌，桌上的玻璃杯里，有父亲时常更换的鲜花。从窗棂间看到整个水泥坪院，左院边上的番石榴半枯，右院的桑树被养蚕宝宝的孩子摘秃了。北窗隔着院墙望街，中华路上的行人来来往往，等看到父亲收工回来，双手提着菜兜，我就知道快吃饭了。我不管家务，父亲在二楼厨房做好